

清代十大疑案

邹宏仪
陈玉华

著

责任编辑 曾德明
封面设计 胡 颖

清代十大疑案

邹宏仪 陈玉华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199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0,000 印张：5.5 印数：1—8,000

ISBN 7—80520—274—5

K·63 定价：2.10元

[湘岳91—10—5]

【湘新登字007号】

前 言

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不公开。任何一个王朝，朝廷中的斗争，特别是皇室内部的斗争，不是那个政治圈里的人是很难了解底细的。局外人根据偶尔露出的蛛丝马迹来分析判断，已是有些附会失实；再加上流传过程中的口头加工，更使后代人如堕入五里雾中。于是，每一个王朝都留给后人一些传说——它们是疑案，有些甚至是千古不解之谜。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毫无例外，它也给我们留下不少传说，所不同的是，由于时间近，传说较其它王朝更多些。什么“清代四大奇案”、“清代三大疑案”，还有不少被称作“公案”的，不一而足。这么些“案子”，在当时人的笔记中已是真假难辨，再加上清末革命排满之风盛行，免不了被添油加醋，拿来丑诋清王朝，“案子”也就越来越神奇了。

因为神奇，每当茶余饭后提起，往往是说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却疑团百出。爱寻根究底的人总希望能拨开心头迷雾。可惜的是，有关这些疑案的零星研究文章，散见于上下数十年间的若干报刊杂志上。若想“究底”，似如大海捞针。笔者不

才，集数年研究心得，广采百家研究成果，就清代主要的十大疑案的来龙去脉详细叙述，奉献给读者，希冀能对读者了解这些疑案的真相有所裨益。在写作过程中引用了若干专家学者的观点，未一一标出，在此表示歉意。

邹宏仪

1. 康有为的控诉
2. 顽童学子自风流
3. 恶婆婆
4. 两宫太后的恩恩怨怨
5. 最后一项审判

目 录

一. 皇太后出嫁 (1)

1. “猜邈遇”
2. 多尔袞的“前科”
3. 疑案从“皇父”的称号引起
4. 孝庄的桃色传闻
5. 张煌言的证词
6. 皇太后出嫁的情形是这样的
7. 后代文人的笔墨官司

二. 顺治皇帝出家 (16)

1. 隆重的葬礼
2. “痴道人”的罗曼史
3. 疑案中的疑案
4. 顺治出家了吗

三. 李自成禅隐夹山 (35)

1. 九宫山遇难
2. 疑窦百出
3. 何璘探山
4. “梅花百韵”诗

四. 朱家太子何其多…………… (48)

1. 摄政王斩草除根
2. “蛤蟆天子”害太子
3. 斩不尽杀不绝的朱王
4. “朱三太子”张用观

五. 李光地卖友…………… (67)

1. 题外的故事
2. 两个大污点
3. 事情发生在三藩叛乱中
4. 绝交书
5. 一口两舌

六. 胤禩矫诏篡位…………… (84)

1. 皇太子抢班夺权
2. 皇八子党
3. 悄然得皇位
4. 舍命泼脏水

5. 剪不断，理还乱

6. 面对父皇的亡灵

七. 雍正遇刺丧身 (103)

1. 神秘的“雍正帝”

2. 无风不起浪

3. 武侠吕四娘

4. 蒲松龄也遭牵连

5. 乾隆的谎言

八. 乾隆的父母是谁 (121)

1. 显赫的海宁陈家

2. 乾隆也有责任

3. “狸猫换太子”

4. 孟森先生如是说

九. 香妃之谜 (134)

1. 美丽的传说

2. 疑冢知多少

3. 乾隆果真有这么一位妃子

4. 定论还在朦胧之中

十. 慈禧谋杀案 (148)

皇太后出嫁

1、“清 邋 遢”

从前，在民间曾有好事的人编过这样一首“三字经”，说是“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这“三字经”将汉唐以来一些朝代的某种特色作了概括：两汉时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先后盛行，晋朝人崇尚空谈，……至于清人则被贴上邋遢的标签。邋遢并非是指不讲卫生，而是说清朝人——讲得更贴切些是指清皇室在婚姻关系上比较随便。

清皇室的“邋遢”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朝开国前。为清朝江山打下基业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婚姻上就不分辈份。对他来说，婚姻关系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明朝万历年间，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数年间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随后，他挥戈直指海西女真。当时，海西女真分为四大部落，号称扈伦四部。努尔哈赤采取又打又拉、各个击破的策略。他曾经数次和四部中的乌拉部结亲。开始时，他娶乌拉部贝勒（部族酋

长)布占泰的侄女为妻;不久他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布占泰。后来因为斗争的需要,他的女儿又成了布占泰的妻子。努尔哈赤称布占泰是女婿。当布占泰背叛他,逃入敌国时,他大叫大嚷要将这女婿抓回来。其实他却忘了自己也是布占泰的侄女婿。他和布占泰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倘若认真论起来,谁也说不清楚。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四儿子皇太极继位。这时女真各部基本统一,清军正在关外与明军激战。为了支持正面战场的战争,明清双方都积极争取蒙古各部。皇太极和他的众多弟兄与蒙古各部的贝勒互相嫁娶子女,结为亲家。这中间的婚姻关系就难以细论了。史书上记载说:“四贝勒(指皇太极)之亲家,兀鲁特囊贝勒之子敏昂、敏昂之三子昂坤、班弟、朵尔吉。”皇太极既与敏昂结为亲家,又与敏昂的三个儿子成了亲家。这种婚姻关系是够邈邈的了。

皇太极曾经娶科尔沁贝勒莽古思的女儿为妻,史称孝端文皇后,后来又娶孝端文皇后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妻。这位博尔济吉特氏就是顺治皇帝的生母、著名的孝庄文皇后。她也是本疑案中的女主人。

本疑案中的男主人是多尔衮。他是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兄弟,与孝庄文皇后以叔嫂相称。若论起这位男主人,可不同寻常。

2、多尔衮的“前科”

崇祯十六年八月的一天,皇太极在沈阳崇政殿办完一天的

政务后，回到寝宫就突然死去。后来的人考证说，他是因脑溢血而亡。这死因姑且不去深究。当时最紧要的问题是，由于皇太极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交待后事，皇位由谁继承就成了大问题。

满人建立王朝之初，在皇位继承上没有立嫡立长的规定，儿子和弟兄都可以承袭，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当然，有资格承袭皇位的人虽然多，有实力去竞争皇位的人却是不多的。在皇太极众多的子弟中，能出面争夺皇位的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另一位就是多尔衮。他们俩在清军中都是能征惯战的出名将领。

皇太极尸骨未寒，皇位之争已闹得不可开交。首先箭拔弩张的是正黄旗和镶黄旗。原来满清军队共编为八旗，由皇太极和他的几个兄弟分别控制，正黄旗和镶黄旗直属皇太极。因为是皇上直接统帅，地位比较优越。他们希望皇位由豪格继承，这样就可以保持以往的优越地位；最担心的是多尔衮继承皇位，因为那样一来，多尔衮控制的正白旗和镶白旗的地位就会超过他们。当各位亲王正在崇政殿争论由谁继承皇位时，两黄旗的首领就传令本旗护军穿起甲胄，张弓搭箭，将宫殿团团包围起来，然后进入殿内说：“我们穿衣吃饭都是皇帝赐予的，这养育之恩与天一样大。假如不立皇帝的儿子，那么我们宁愿与皇帝同去九泉！”两白旗的首领见状，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说：“假如立肃亲王（豪格被封为肃亲王），我们就没有活路了！”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既然谁都不肯让步，那就谁都上不去。最后达成一个折衷

方案，让皇太极最小的儿子福临继位，这就是顺治皇帝。顺治帝才六岁，不能治理朝政，由多尔衮摄政。这样，两黄旗保住了他们的地位，两白旗也因多尔衮位居摄政王而获得了实权。

在这场权力角斗中，皇长子豪格成了牺牲品。他什么也没有捞到，自然怨恨多尔衮，双方经常明争暗斗。多尔衮处于摄政王的有利地位，处处占着上风。一次，豪格大概发了几句牢骚，被多尔衮抓住把柄，撤职罢官。虽然不久又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恢复了他的亲王爵位，但兵权却没有了。这时清军已经入关，正是用人之际，久经沙场的豪格却常常闲居着。

可是，到了顺治三年，多尔衮突然任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吴三桂等人一道入川作战。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使不少人感到惊奇，难道多尔衮主动与豪格和解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多尔衮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原来，多尔衮和豪格之间虽然是叔侄，福晋（即夫人）却是姐妹俩。姐妹间难免经常往来。当妹妹的一旦到姐姐府上走动，又往往会与姐夫照面。偏偏多尔衮似如猫儿吃鲜，有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福晋仍不满足，私下里惦念着自己的小姨子兼侄媳妇。他想把侄媳妇搞到手，每当侄媳妇来访，就千方百计献殷勤。这侄媳妇也是个招花惹蝶的人物，特别是在豪格失势后，开始不安份起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她一心想攀上高枝，见多尔衮权势显赫，也有意往上靠，于是，一有机会就往姐姐府上跑，又故意在多尔衮眼前转悠。多尔衮见她眼角眉梢总是情，真正是神魂颠倒。天长日久，你有情我有意，只碍着豪格一人。这次派豪格出征四川，只不过是多尔衮有意将

他支使开。豪格刚离京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公开往来起来。

对于福晋的一举一动，豪格在京城里就时有所闻，只因为第一次与多尔袞交锋就吃了大败仗，先自矮了三分，只敢怒而不敢言。这一次明知多尔袞不怀好意，却也只好忍辱含羞，跨马出征。

豪格入川后，作战还算顺利，没费大劲就打败了大西军，并将大西军首领张献忠击毙于凤凰坡。这本来是件大喜事，豪格却整天闷闷不乐。不久，朝廷有令，由吴三桂镇守四川，豪格需要班师回朝，他更是忧心忡忡。临行前，他与吴三桂话别，悲哀地说：“这次分手，也许永久难与将军见面了。”吴三桂以为豪格还在想着争夺帝位的事，害怕多尔袞的报复，于是就劝慰他要放宽心，事情早就过去了，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谁知豪格听完这番话后，只是摇了摇头，凄苦地一笑，洒泪而别。豪格心中明白，这次出征，福晋与多尔袞必定勾搭成奸，今番回京，不知将被如何摆弄，感到前途未卜。

果然不出所料。当豪格率领凯旋之师回到北京后仅仅数日，多尔袞就以豪格在四川时纵容部将冒功的莫须有罪名，将他关进狱中。豪格身陷囹圄，想到自己本是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英雄，却落得如此下场，悲愤交加，仅隔了一个月，就含恨离开了人世。

多尔袞搬去了这块绊脚石，满心欢喜，一有空就泡在原先的肃王府内。他与侄媳妇恩恩爱爱，山盟海誓，不久就将她正式占为己有。

3、疑案从“皇父”的称号引起

多尔袞霸占了侄媳妇，当时的人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要知道，多尔袞当时的权力、地位、功劳和威信都是无与伦比的。清兵入关之时，多尔袞和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控制着清军主力，如果要夺取皇位，易如反掌。但是，多尔袞在占领北京后，洒扫宫廷，迎接顺治母子入关，赢得了朝廷内外的一片赞扬声。与此同时，他指挥各路清军南下，在对李自成农民军和南明军的战争中，兵锋所至，势如破竹，不数年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的威望扶摇直上。这时莫说是霸占一个侄媳妇，就是顺治孤儿寡母也在他的掌心之中。一些朝廷官员趁机巴结迎逢，说摄政王代天摄政，是皇上的叔父，应尊称为“皇叔父摄政王”。此奏上达，岂有不批准之理。从此以后，无论是公开的文告还是内部档册，多尔袞都以皇叔父摄政王的身分出现，并且享有与皇上一样的尊崇，凡提及皇叔父摄政王的地方，都必须抬写两格。

到了一六四八年，多尔袞的称谓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竟改为“皇父摄政王”，亦见于文告和档册中。顺治帝在多尔袞死后曾经指斥他“自称皇父摄政王”，这话说得不对。在多尔袞死后，顺治发了一份公布多尔袞薨逝的诏书，开头就说：“皇帝诏曰：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顺治在这短短的数十字中连续两次称多尔袞为“皇父摄政王”，总该不是已薨逝的

多尔袞强迫的吧。

顺治称多尔袞为“皇叔父摄政王”，这尚在情理之中，而称之为“皇父摄政王”，就令人费解了。摄政王被皇上尊称为“父”的事情，古代也有。周武王就曾经尊称吕尚为“尚父”。唐代的郭子仪、李辅国都曾经被皇上称为“尚父”。但是“尚父”的意思是指可以尊崇的父辈，人们决不会将“尚父”理解为是皇帝的父亲。而“皇父”的意思就一目了然了。况且早先称“皇叔父摄政王”，地位的尊崇已无可非议，改为“皇父”，除了说明两者的血缘关系更近一层外，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皇父”的称呼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既然有“皇父”，总不可能没有“皇母”——皇太后。多尔袞原先的福晋是没有资格当皇太后的，因此人们就把眼光落到了当时的孝端皇太后，特别是孝庄皇太后身上。孝端皇太后在顺治年间已五十岁左右，与三十多岁的多尔袞不相配，唯有顺治帝的生母孝庄皇太后正巧比多尔袞小两岁，仿佛是天生的一对。

从多尔袞这方面看，他好色；他的权力之大，以至顺治母子也必须依附于他；顺治又确实曾经尊称他为“皇父摄政王”；……这些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曾经娶皇太后为妻。那么，作为被怀疑的女方——孝庄皇太后又如何呢？

4、孝庄的桃色传闻

孝庄皇太后是清朝初年的一个了不起的女政治家。顺治和

嗣后的康熙帝在即位时都年幼无知，是孝庄稳定着政局。清初的许多重大事情，她都在其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暂且不论孝庄的政治作用，只介绍她的一段传闻。

事情发生在崇祯十四年。这一年，明清双方在锦州和松山一线决战。皇太极亲自指挥清军，将明军打得落花流水。明军死伤溃散达十一万人。指挥这场战役的明军统帅洪承畴带着万余残兵困守松山城，次年亦粮尽被擒。洪承畴是明军中颇能打仗的战将。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他俘杀过“闯王”高迎祥，屡次打败过李自成。临潼一战，他将李自成的农民军歼灭殆尽，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败走商雒山中。松锦决战，他却成了皇太极的阶下囚。

皇太极早就听说过洪承畴的军事才干，就想招降他。当时，洪承畴被关在盛京城（今沈阳市）大清门左边的一座三官庙内。这里靠近皇宫。皇太极先后派了不少人去对洪氏威胁利诱，洪氏拒不投降。后来，皇太极询问同时降清的人，知道洪承畴好色，就以美女前去勾引。一连去了几位美女，洪氏皆不动心。皇太极无法，就派自己的爱妃再作一次努力。这爱妃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孝庄的相貌美丽，天下无双。她暗中带了一小壶人参汤去见洪承畴。入得三官庙，只见洪承畴闭着眼睛，面向着墙壁，正哭泣不已。孝庄百般劝慰，他只是不理。最后，孝庄说：“将军即使绝食，难道不可以喝口水然后就义吗？”说完，亲自以壶承其唇。洪承畴睁开眼来，见面前站着一个天仙般美女，说话委婉动听，仔细回味，那余音仿佛仍在耳边缭绕。他看得呆了，竟不自觉地将那壶人参汤全部喝

了下去。此后，孝庄多次来劝说，又五次三番送来亲手做的美味佳肴。于是，洪承畴渐渐回心转意，终于降清。

关于洪承畴降清的事，历史上说法不一，也算是一桩疑案吧。而民间流传的、包括清人笔记中记载的这段孝庄劝降的桃色事件，为“皇太后出嫁”似乎更增添了几分可信性。

5、张煌言的证词

当然，单凭传闻是不能将孝庄太后与多尔袞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多尔袞称“皇父”也只不过是太后下嫁的一个重要疑点罢了。历史上正面记载这段姻缘的是张煌言写的《建夷宫词》十首，其中一首写道：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张煌言是明朝遗臣。清朝初年，他在浙东沿海一带组织抗清斗争，屡败屡起，百折不挠，康熙二年被俘，不屈而死。有人因为张煌言与清朝为敌，加上张氏写此诗时僻处东南一隅，与京城相去甚远，怀疑他的消息系得自道听途说，是误传。他们举出《建夷宫词》之中的另一首诗：“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嫔闺作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这首诗大意是说清代某个皇帝娶嫔妃的事情。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在清初纯属子虚乌有，可见张煌言的诗确是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根本没有史实根据。